



评论

# 行走的人，在人间

## ——读阿来《东坡在人间》

■高低

法国作家纪德在《地粮》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非你看见的东西。”当阿来踏上苏轼生命最后一年的北归之路，从儋州渡海至常州，他以脚步为笔，以目光为墨，在千年后的同一片山水间，重新“看见”了那个被神化光环遮蔽的苏东坡。这位来自四川阿坝藏区的藏族作家，携着诗人的敏锐与小说家的深邃，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靈魂晤对。

“如果我愿意去宋代，肯定是因为彼时有一个东坡在。”阿来如是说。这并非普通的文人雅好，而是一种深刻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共鸣。作为从马尔康走出的藏族作家，阿来与苏轼共享着蜀地的山川灵气，也共享着对土地与人民的深沉眷恋。《东坡在人间》选择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切入点——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六十五岁的苏轼自海南儋州渡海北归，至翌年七月在常州病逝，这一年零一个月的旅程，既是一条地理路线，更是一条贯穿其精神世界的回溯之路。

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揭示的，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集中在某一瞬间。阿来深谙此道，他并未面面俱到



地铺陈苏轼六十余年的人生，而是聚焦于这最后的生命旅程。书中章节依循北归路线展开：从琼州海峡的惊涛骇浪，到赣江险滩的风雨飘摇，再到长江沿岸的人情冷暖。阿来手绘“东坡北归行迹图”，以“行走式写作”的独特形态，将地理空间的实地勘察与历史现场的深度体悟交织，让文字获得了双脚站在大地上的质感。

与林语堂笔下那个“浪漫豁达”的东坡不同，阿来着力还原的是“人间的东坡”。他深耕苏轼的书信、日记、唱酬作品等第一手史料，那些比诗文更具即时性、现场感的文字，如同历史的物证，拼接出一个在政治磨难与日常困顿

中挣扎求索的复杂灵魂。阿来笔下的苏轼，不仅是“大江东去”的旷达歌者，更是在黄州研究红烧肉火候的生活家，在惠州架桥修路的实干者，在儋州开馆授徒的文明播撒者。这种还原，让东坡从神坛重返人间，在伟大与平凡、超然与入世、洒脱与执念间显现出真实的张力。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的这句词，在阿来的行走中获得新的诠释。东坡精神的真谛，在于扎根人间的生活勇气，在于历经磨难后的生命热情，在于将政治理想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的实践品格。阿来用脚步完成的这场文化追迹，不仅让千年东坡在当代焕发新生，更让我们见证：真正的传统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可以在行走中触摸、在对话中延续的鲜活生命。

正如阿来在书中所启示的：只有理解东坡作为政治家的抱负与局限，才能读懂他诗文中超越个人悲欢的深沉；只有跟随他走过生命最后的山山水水，才能领悟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并非天生的豁达，而是在绝望中锻造出的精神强度。这，或许就是《东坡在人间》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哲思：伟大从不诞生于真空，而永远扎根于坚实的人间大地。

时阅



## 品读在当下

■陈金昌

翻开收藏夹，躺着一列链接，许多只点开过一次。在信息泛滥和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人难免跟着浮躁起来，匆匆浏览公众号文章，遇到好文就随手添加收藏，寻思以后有空闲再翻出来品读，收藏了一堆链接，实际往后却无暇再去翻阅。我像一只穿梭在数字丛林里的仓鼠，不停衔来知识的颗粒，却鲜少真正安坐品尝。

我渐渐悟到：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收藏之外，更珍贵的是当下品读、当下消化。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学生时代，每每阅读到打动心弦的优美词句或富有哲理的句子，我总会立刻拿起笔来，在精美的笔记本上认真地抄录下来，想着以后慢慢温习、细品。那时，学习是主业，有充足的时间静静回看，品读抄录下来的一首诗或者一段文，汲取写作的营养，积累知识与灵感。步入社会之后，我一开始也保留着摘抄笔记的习惯，不过忙于工作和应付家庭生活的琐碎，曾经摘抄了满满优美词句的笔记本一本又一本沉睡在储物间的箱子里，已无闲暇和心思再去翻阅。待到自媒体兴起，收藏取代了抄录，但结果并无二致，那些被添加进收藏夹等待日后品读的文章，大多不会再有契机去翻出来从头阅读。

“先抄录下来或收藏，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品读”的朴素期盼，在如今的生活节奏下，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试想，在滚滚向前的信息洪流中采拾一朵接一朵的浪花已应接不暇，焉有余暇再频频回望？所以，与其抱着将文字“归档”以待日后品读的心态，不如收藏之前，先做好当下品读、当下消化。它其实不难，首先，读到一段直击心灵的文字，不必急着添加收藏，静下心来，先问自己：“它为何触动我？”其次，让思维顺着它的纹理走一遭，用自己的话，花一分钟思考归纳核心收获。最后，试着做一次联想，把这个新认知，与生活中的一个人或一件事挂钩，让知识当场“嵌入”生命经验，直至它成为自身认知的一部分。

自然，并非所有阅读皆循此道。学术体系的建构，仍需要皓首穷经的笔记；创作灵感的积聚，也离不开系统的整理。但对于滋养性灵、获取启发的日常阅读，我们不能把抄录或收藏替代领悟，匆匆瞥过文字，把领悟寄托于以后，幻想着以后再仔细品读。可以后何时来？能在当下领悟、吸收的，何不择在当下内化？

推展开来，读书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我们总爱说“等以后”。我们把太多丰盈的生命体验，一次次寄托于以后。然而，过去已然过去，以后充满未知，我们能把握住的唯有正在流逝的当下。

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少一点浅阅读，多一点深阅读，让每一次阅读都不负相遇，让每一个当下的品读都沉淀为生命的重量。



悦读

## 《太平春色》：年画为生活“上色”

■韩浩月

春节将至，又是一年贴春联、挂门笺、贴剪纸、赏年画的时节，这些以纸为载体、承载着文化与习俗的艺术品，近年愈显珍贵，春联与门笺尚且有季节性，春节过后就任其在门边褪色，一些制作精细的剪纸与年画，常被加框装裱起来，置于室内，常年欣赏。按照《太平春色：桃花坞木版年画古今谈》作者所说，古代原版年画现在已经十分罕见，能拥有一幅，也当如珍宝般对待。

《太平春色》把“桃花坞”这个地名，再次推送到读者视线内。唐代杜荀鹤《桃花河》、宋代范成大《阆门泛槎》等诗作均明确其地理位置。桃花坞有两大特征，一是盛产桃树，桃花开时大片粉色如云如雾，二是木版年画，受地名影响，“桃花坞木版年画”自带引人遐思的情境，工匠在此制作年画的场景，已成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如同想到“杨柳青木版年画”会不由自主想到柳叶的飘逸一样，想到

“桃花坞木版年画”脑海亦会自动代入粉色。

以粉色为主色调的《太平春色》，书名与内容相呼应，书中收录的大量“桃花坞木版年画”，亦以粉色、深粉、玫瑰红为底色，观之便让人想起那些描绘苏州柔美旖旎的诗句。起源于宋代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见证了苏州的繁荣，汲取了苏州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优雅与从容，浸润了满满的苏州气质，因而，它不仅是苏州的名片之一，也是管窥江南富足生活的一个窗口。现在阅读《太平春色》，思绪会时常跳出该书对年画的记录与研究，神游到过去不同年代的苏州与整个南方。

《太平春色》一书的写作与编排，也拥有年画般的细致与疏朗，文理脉络清晰，叙述简洁干净。第一辑《走进桃花坞》，以《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简史》开头，介绍当地年画的源起、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呈现重要的店号与作者，并将年画“起稿、雕版、印刷”的制作全流程和盘托出；第二辑《年画时光

几度春》，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年画代表作，以及年画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扮演的角色；第三辑《人间丹青话俗年》，重点讲述以年画为核心展开的边缘话题；第四辑《世俗回归与世界视野》，年画既是日常用品，也曾作为贡品入宫，既能走进寻常百姓家，也能成为博物馆的珍藏，这一辑对年画的多重身份做了生动解读；第五辑《文学经典里的民俗年画》，对曹雪芹、鲁迅、张爱玲作品中有关年画的内容进行了展开叙述。

《太平春色》既有论著的严谨，又有散文的飘逸，它不仅是对逐渐淡化于公众生活的年画的一次“抢救性书写”，更是借助年画对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感的怀念与集结。全书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太平年份，年画作为“春色”一种，是对平凡幸福生活的“上色”与“点缀”，缺少年画的春节，或只是年味稍稍又淡了一点，而如果年画能更多地回归春节以及四季日常，那么人们或可从年画里收获更多艺术上的滋养、生活上的松弛。



投稿邮箱: dzn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 0595-22500109